

写封信寄往天堂

去年2月,一个冷风斜雨的春日黄昏,老伴舍下我独自走了!

四十一年不离不弃的夫妻,就像我亲手栽下的那棵富有生命力的长寿花。春放、夏繁,秋冬时节,小小的花蕾藏娇于绿油油的叶间,等待着来年的重新绽放。随着老伴的衰老、疾病、直至离去,长寿花也颇通灵性,它逐渐凋零、枯萎,直至夭折。我泪落染叶,血流染枝。人如槁木,心如死灰。长寿花是我和老伴爱情的象征。我为自己没能用生命的执著,守护住这段刻骨铭心的情缘,遗憾绵绵……

岁月流长,人生苦短。很快就是老伴去世一周年的忌日了。窗外飘起了久违的雪花,一片缟素;室内是孤寂的我,满心凄凉。老伴的离去,使我猛然醒悟:人生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——情感和健康,是抓也抓不住的。唯有记忆和思念才能与生命永远同在,清如水,深似海。

在飘忽的梦幻中,我萌生了一个也许虚无但不荒诞的念想:我要给已在天堂的老伴写一封信,告诉他,自他走后我周边所发生的感人的一切。它们彰显了人伦的升华,人间的大爱和人性的光环……我要告诉老伴的事太多太多,正是剪不断,理还乱,是离愁,别有一股滋味在心头……

不忘师恩的人们

去年5月,新民晚报刊登了我的悼文《他设计了中国第一台电力机车——追思夫君杜庆萱》。文章是我用泪水写就的,但又是多位晚报人辛勤劳动帮助我完成的。他们用仁爱帮助了我……

文章发表后,我收到老伴在全国各地的学生及我们亲朋好友的来电和来信,有几家杂志还给予转载……

老伴的研究生陈教授,现在是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博士生导师。每逢新春,他总是第一个给老伴寄来贺卡,十几年如一日。没想到老伴走了,他依然是第一个寄来蛇年贺卡的人,不过收信人写的是“林云云师母”。卡上赫然八个大字:恩师已去,师恩永在!

号称“老夫子”的顾老师,是属于老伴学生一辈的同事,是位天主教徒。得知老伴谢世的消息,他带了他们教仪特有的供品前来祭奠。还写了一篇悼文,诉说昔日的师生情深。他在悼文的最后写道:“感谢老师和师母恩义如山!”

老伴生前钟爱荷花,他给我写过一首《咏荷》的诗:“绰约芳姿白芙蓉,亭亭玉立迎晚风。游人散去池院静,幽香似在有无中。”他离去时正值春寒料峭,残荷尚未复苏。他的学生永佩见我为此纠结,从浦东三林搬来了她辛苦栽培了7年的一盆巨大硕大的令箭荷花。她说:“这也算我对杜教授的一点心意吧!”形如令箭的叶子上开满了十数枚鲜红鲜艳似荷花的花朵,它们像燃烧的红烛为这位中国电气化铁路的先驱者和奠基人送别。

老伴从教41年,桃李满天下。龙年除夕夜,我怀着与常人不同的心态郁郁寡欢。平日被人称为“短信大王”的我,此刻关掉了手机,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竟朦胧进入梦乡……当黎明的晨曦透过窗帘照到床边时,我打开手机,查阅短信竟有五十多条。有好些发信者是老伴早年教过的学生,现在也都是古稀老人了,其中还有称老伴为太老师,称我为太师母的。这些人中,我其实认识的不多。

他们没有恭喜发财之类的贺词,而是深切缅怀老伴的故去,希望我坚强、乐观地活下去。我一一记下陌生的手机号,向这些远在东北大连、西南成都、高原西宁,更多的是北京、上海、天津的友人,给予同一个答谢:情义无价,友谊长存!

情满人间伴余生

◆ 林云云



本版插图 杨宏富

远亲不如近邻

我居住在闸北区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区内,这里的邻里关系、物业管理都很好。

龙年对我来讲太不吉利了。先遭丧夫之痛,心力交瘁、神思恍惚的我又在9月底意外地摔断了腿——股骨胫骨折。牵引、开刀、打钢钉在医院整整折腾了三周。回家后,我除了看天花板外什么也不能动。儿子、儿媳虽然侍候得很周到,但一个要上班,一个要带孩子,不可能一直陪在我身边。

我所居住的住宅楼的六层,有一对夫妻沈老师、陶老师,他们都是退休干部,向来乐于助人。多年前,他们夫妻就担当了我家“钥匙保管员”的重任。我们年纪大了,万一出门忘带钥匙,就可以到“钥匙保管员”那里取用备用钥匙。

我的人缘不错,骨折后来探望我的人特别多。因为我腿脚不便了,所以对于事先通知要来的看望者,我都预约好时间,到时让儿媳开门迎客。但也时有贵客突然造访,给我来个措“脚”不及。于是,原先放在六楼沈老师夫妇处的“备用钥匙”,就成了这期间的“专用钥匙”了,甚至一整套的接待工作都落到了他们夫妇身上。他们也都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,从六楼跑上跑下我于心何忍?但患难之中见真情,我只有心存这份感激!

一天清早,我又听到了门铃声,但无奈的我只能请来客人吃“闭门羹”。谁知下楼晨练的沈老师闻讯,又跑上六楼取来钥匙将客人请进了屋内。来的是隔壁小区的小郑。平时我跟她交往并不多,她是在我们小区的《建峰社区报》上看到我摔伤消息的,这时捧着两大包速冻馄饨和包子,特地来看我。

我儿子和儿媳也常向我转达:小区的保安、扫地的清洁工和物业师傅又问了:“你妈妈好些了吗?代我望望伊!”他们有的还让我儿子和媳妇捎来一盆文竹,带给我几个咸鸭蛋……

据儿子说,凡是来探望我的人,只要说是18号林老师,门卫立刻就很客气地放行。老伴的离去,让我列入了小区独居老人的名单。但我感受到,一个孤独的老人受到来自周围众多朋友的关爱时,孤独感会被一种有力的慰藉所淡化、击退!

儿子媳妇多孝顺

我儿子已逾不惑之年。由于“文革”的原因,成家晚,事业平平,女儿才4岁。令我欣慰的是,他虽然没能继承父亲的事业,却接受了父亲为人正派、孝敬长辈的遗传因子。儿媳是外地姑娘,节俭诚实,娘家的家规很严。

老伴去世后,儿子搬过来陪我住,儿媳在家照看孩子并负责我的三餐。每天早晨,总是先来电话问我想吃什么菜,然后准时送到。老伴在时,因牙齿不好怕卡刺,我不怎么买鱼。如今儿媳每天总是单独给我做一条鱼,并换着花样。一天,孙女指着墙上挂的老伴画的两条鱼说:“妈妈,明天给奶奶吃爷爷画的鱼!”物是人非,孙女的话令我潸然泪下……

我摔断腿后,躺在床上动弹不得。儿子、儿媳争着替我倒屎倒尿。儿子可能觉得媳妇毕竟是外人有点不好意思,就说:“她是我妈,应当我来倒。”儿媳则说:“我是女的,比你方便!”儿子住在我处,清晨为了赶着上班,早早就到我房中将电热水瓶换上水,然后再倒便盆。为了让他有个好的心境去公司,我让他戴上口罩再去做这些事。他倒很直白:“戴什么口罩,谁的便盆是香的?”

一次,我不慎弄脏了棉裤。为了不想让两口子为难,我偷偷用塑料袋扎紧,想让他们替我扔了。结果儿媳还是把棉裤洗干净后交还我。我说:“太脏了。”媳妇说:“芊芊(孙女)的裤子也是这么洗的。”我说:“她是小孩子,我是大人。”媳妇淡然回答:“大人、小孩都一样。”

儿子搬过来陪我很长时间了,儿媳一个人对付女儿晚上洗澡,哄睡很费劲。后来,我拄了拐杖已能小范围活动,几次让儿子回家睡,两口子一致表示要等我好透了再说。我跟他们开玩笑说:“我的遗产只有腿上那两枚价值两万元的钢钉,等我死了烧成灰后别忘了把它们捡回来。”儿子答道:“我们要的是比钢钉好好交贵重的精神遗产。”我问:“什么?”小子语出惊人:“你的人缘!”

“忘年交”的朋友们

我曾经是一个忘了自己年纪的人,老伴在世时常说我是小孩脾气。因我的直筒子脾性,竟结交了许多比自己年轻得多的朋友。他们的称我为“老师”,有的称我为“教授”,更多的是直呼我为“老太”——这也是我建议他们这样称呼的。

老伴去世后,我低调处理老伴的后事,并谢绝了他们的来访。他们都很理解,直至我摔断腿做了手术,他们就一个接着一个来了。

原闸北区中医院的陆院长,是位骨科专家。他多次到我家指导我手术后的康复治疗,非但分文不取,还倒过来给我一个红包。国资办刘书记和海事法院副院长来看我时,说了令我却之不恭、受之有愧的话:“不知给你买点什么好,最后想出了这个‘变’办法。让你自己买吧,不会说我们‘寿头括气’吧?”两位级别也不算低的领导,为了对我一个老太婆实施扶危济困,特地用了激将法,我怎么会说他们“寿头括气”呢?但“扶贫款”我是推不掉了。

一天黄昏,睡过点的我已迷迷糊糊地搞不清是该吃早饭还是晚饭了,忽然对讲门铃响了,我一看是下午五点多钟,正是吃晚饭的点儿。又未经“预约”,不知是何方人士前来?我只好又打电话求助六楼的沈老师。出乎我意料的是,这位“不速之客”竟是我们学校的党委副书记。他一定是在哪儿开完会,挤出本该吃晚饭的空当来探视我的。

我一瘸一拐,蓬头垢面。房间内杂乱无章,热水瓶内也已没水可招待客人。在我老伴病中,周书记给过无数的关怀。老伴故去时他特来看望我,既是对老伴的尊重也是对我这个孤寡老人的同情。今年春节,他深知我过的是一个“不寻常的年”,于是,他亲自送关怀上门,送来的是实惠的大包小包的年货。

小王是我的学生。在校时,他不喜欢读书,在班上成绩最差的一个,且因几次“讲义气”与人打架受到处分。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。毕业后的他经过一番打拼,成为班上事业最成功的佼佼者。他从事钢结构材料供应和施工,是美国某著名公司的代理商。他总是亲切地称我为“林先生”。我儿子曾在手下打过工。老伴住院期间,儿子频繁请假,按规定是要扣工资的,他却没有这样做。我过意不去,就打电话给他,希望他“公事公办”。他说:“林先生,即使不是小杜,对别人我也会这样做的。他赚得不多,如果扣了会影响生活的。”后来,儿子还是向他提出了辞职,他说:“有需要就来找我啊!”

他听说我骨折,又在百忙中来看我。那天他与我聊了许久,特地向我要去几幅老伴画的画,说是留作纪念。临走时,他偷偷在我的书桌上放了一个信封,上面写着:“一日为师,终生为父”。我发现后打开一看,惊呆了,但我拄着拐棍哪里还追得到他……

没想到,我还意外得到一个“飞天奖”——小李曾是我们学校统战部的一位职员,丈夫是工人,两口子退休后过得不算富裕,平日买些彩票碰碰运气。过去,我曾力所能及地给他们一些小小的帮助。一天,她忽然笑嘻嘻地来看我,告诉我他们买彩票中了3750元的奖。说着,就掏出一个500元红包给我孙女当压岁钱,说是“有福同享以后运气会更好”,但我知道她是借个理由特地来慰问我、感谢我的!我给他们的帮助本不足道,但他们给我的慰问却是雪中送炭——让我老太的心充满暖意。

窗外又飘起了雪花,小区内腊梅昂首绽放,芬芳四溢。老伴的离世,我的受伤,我家庭所遭受的重创牵动了身旁千千万万人,万般情。他们的至诚关怀令我感恩戴德,特作小诗一首感谢古道热肠的人们:犹忆寒飘天外来,曾教冰雪结重台。东风有知暖人间,遂伴余生有大爱!

为了告慰老伴的在天之灵,我要坚强地做傲雪的寒梅,愿来生再续情缘!

情义无价友谊长存

